终结2012

下

展锋／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终结于2005
展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结于 2005/展锋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06-7249-4

Ⅰ. 终… Ⅱ. 展…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045 号

责任编辑:骆 军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010) 84027892 (010) 64010813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52.5 印张 4 插页 880 千字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65.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目　录

1. 九龙柱与九凤壁 …… 1
2. 倾情演出 …… 21
3. 我的是咩也 …… 42
4. 立地成佛 …… 65
5. 屁股与脑袋 …… 83
6. 八字头上一口塘 …… 109
7. 元朝的凉亭 …… 136
8. 鹰与白鹤 …… 156
9. 筷子、沙罐、硕大 …… 177
10. 随意放屁 …… 196
11. 菊花与砍刀 …… 212
12. 重砣压大秤 …… 257
13. 种在鱼塘边的石榴树 …… 284
14. 燕窝与鱼翅 …… 309
15. 仰天长啸 …… 327
16. 飞翔的单车 …… 354
17. 扮演打手 …… 376
18. 失去土地的农民 …… 395
19. 形象问题 …… 413
20. 奔跑的水牛 …… 434
21. 没有了又叫做什么 …… 463
22. 可惜高潮太短暂 …… 485
23. 凄凉的挽歌 …… 505
24. 哇，死都抵了 …… 533
25. 咀嚼从前 …… 557
26. 你以为你是谁 …… 582
27. 本来就不是东西 …… 599
28. 一切权力归农会 …… 622
29. 有没有搞错，我有病 …… 647
30. 除了钱，最后还剩下什么 …… 677

31. 还是过去好啊 …… 712
32. 戴礼帽的赤脚医生 …… 738
33. 我有一个梦想 …… 769
34. 末代村支书 …… 793
35. 就剩我一个 …… 82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8

失去土地的农民

那天，大伯以很酷的动作，把派克走珠笔像匕首一样插在了桌面上，在他的血压渐渐回落后，感觉到就那样把那块储备多年的旺地拱手相送，实在是亏大了，何况又作了一番投入，就算洪志伟压根儿不顾及村民的意见，好端端的健身中心说没就没了，自己的威严扫地，那也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还是心有不甘地把它压下了，他觉得把此事往下压一压，未必就不是一着好棋，一时想不出好办法，不可能总也想不出。

终于想出，是我那极鬼祟的身残志坚的二伯给支的招儿。那是一个极富诗意的夜晚，我们乘坐在租来的小艇上，如一片树叶，漂荡在咸淡水的交汇处，头顶是一轮把整个水面映照得铺满碎银一般的明月，身体的左面是习习的咸湿的略带腥味的海风，右面是打滩涂上吹拂而来夹带着青草香味的风，在岸上的田野里，闪烁着盏盏渔火，一片欢笑和一片不太文雅的叫骂声。

那会儿我们正坐在小艇上优哉游哉地捞禾虫。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二伯的邀请，以很体面的方式去享受儿时的欢乐，缅怀曾经的农民生活。坐在船上，一边吃着刚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荔枝，一边用手不停地驱赶以极其密集的方式发动轮番进攻的体积硕大的蚊子，一边顾此失彼地抓挠着身上的痒处，一边毫无边际地高谈阔论，当然还得一边时不时地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以减少因吃荔枝而给身体带来的火气。就是在这样具有诗意的气氛里，二伯支出了一招儿，据他说是没有解药的毒招儿。

他说："洪志伟不是要你那块旺地吗，他出手狠，不由分说就直指你的要害。你干嘛顺着他的出招儿在那块地上穷应付。撇开它，想都不要去想。你也出招儿，打他的七寸！把那些被你封杀的录像和照片捅出去，不信他不立即服软！现在的为官者怕什么，就怕有事没事，媒体从中插一杠子，先入为主，搅起风波再说。但要注意，不要一股脑儿全捅出去，一点一点抖搂出去。一家伙全甩出去了，到时真的没有解药。那抖搂出去的东西，如泼出的水，是收不回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出此毒招儿时，像婴儿一样坐在轮椅里，嘴里还含着一粒去了皮的荔枝，害怕吃多了上火，并不一口吃了，故而含在嘴上品咂着其香味，所以说出的话有点儿口齿不清，支支吾吾咿咿呀呀。他说这话时，祖父就坐在他身边，月色下能看到他脸上紧绷的肌肉，尽管很像犯了错的学生低垂着脑袋，小孩子的知其错偏不认错的倔强，还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光亮的秃头，在月光下，犹如在水中倒映的月亮，随波荡漾，透着十分难得的皎洁与妩媚。

不等大伯反应过来，我父亲冷不丁地嘀咕了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他说得不动声色，而且声音还不很大，在徐徐往上涌的涨潮声中，如苍蝇一般地嗡嗡叫。

他坐在艇尾拴铁锚的铁墩上，显得既有点儿高高在上，又有些孤单，与我们拉开了一点儿距离，加之是在月色中，看去有点儿魑魅魍魉，很像从海里悠悠浮起的妖怪。于是，他的声音就像从很悠远的地方传来，带着一点点晃晃悠悠的回声，让人听了心里直打颤。其实，他那会儿正仰着脖子喝啤酒，心情好极了，在说这话之前，我还听到他在哼着歌儿，好像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偏这不大的声音，所有人都听到了，全都扭头盯着他看，令他很不好意思地把头转向了一边，嘀咕着又说了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大伯当即如醍醐灌顶，如大彻大悟，右手捂着如月亮一般的头顶，冲二伯大叫："我怎么没早想到呢！这不难啊！"扭头冲龅牙和我，"具体怎么干，应该不用我细说。先挑几张好点儿的，有杀伤力的照片捅出去。知道吗！今晚回去就开始行动！"

说时用眼睛像锥子一样刺了一下他父亲，令老头把脑袋越加低了下去，很有力地冲海面吐荔枝核的气势一点儿不剩，吐出的核托在手心里，像女孩儿那样很优雅地往海面抛。那时他若知道最终还得揪住自己充

当炮灰，只怕会惊慌失措地猛然站起，身子一摇晃，失足掉入海里。要他混在一大群人里头去张牙舞爪，去充当一个走在最前面的人物，不会感到害怕，在身后无人跟随的情况下，要他孤独地站在一个地方，他两腿就开始哆嗦了。

那天，除了女性和小孩儿，我们家的大小男人全来了，把一条渔艇塞得满满的。在艇上根本做不了诸如起网那种事情，纯粹是坐在艇上观战，全无过去一身泥一身水置身其中的欢乐，对在身边像海藻一样漂游而去的禾虫，也不感到心痛，并不会像过去那样慌忙用竹筛去捞。一般来说，只要下手勤快，一个晚上捞它十斤二十斤，那是没一点儿问题的。过去当然卖不到好价钱，现在可是四五十元钱一斤，这还是产地价，还得赶早赶巧，到广州的大酒楼，至少也得一百元一斤。我们之所以不捞，捞也白捞，依然得出五十元一斤向主人购买，那片滩涂是人家承包了的，种了水稻也不图收成，只图能养好田里的禾虫。我们只是充当众多买家中的一家，只是比别的买家要显得更有情致，知道如何附庸风雅，知道出钱买罪受其实也属于精神层面的一种理想境界。

所以，当我们吃了午饭，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地替他人忙碌着在田里疏通沟渠，在沟渠上布网这诸多农活时，我们像回到了过去，一下子倒退了二十多年，每个人都拿出了过去的生猛劲头，打着赤脚像鹿一样在田里奔跑，对每道沟坎可能捞捕的禾虫数量，各抒己见地作出自以为是的估算，并为此投下赌注，由二伯做公证人，事后统一算账，他从中抽水一成。那会儿，大家的脸上除了如雨一般的汗水和斑斑泥点，还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情简直好得不能再好，连哈出的气都有一股甜蜜的蔗糖味，尽管做工考究的衣服已面目全非，污秽不堪，甚至还湿漉漉的，透着做贼一般的可疑，全没在乎除了搭上辛苦，还得搭上这方面的经济损失是多么巨大，反倒像兀地捡了一个便宜那样乐不可支。

在把带上渔艇的所有食物都消灭干净后，已是午夜时分，就在我们伸长了脖子等待主人起网时，身旁突然来了三艘快艇。好像是缉私的，来头很冲，嗓门儿奇大，一张嘴就像吵架一样，冲同样坐在小艇上准备起网的主人叫喊，抱怨他言而无信，讲好卖给他的，结果一女许多家，以后怎么再做生意！他们都以为我们也是赶来收购禾虫的。二伯解释我们是他的亲戚，不是做生意的，来这儿只是玩玩，顺便带点儿禾虫回家吃。

于是，那三艘快艇上的人自个儿打起了口水战，其中一个说四十元一斤，他全包圆儿了，不管起网多少。那主人哼地一声笑了，说："我卖给他们都五十元一斤！"一句话把我们出卖了。其中一艘快艇上的人说："五十就五十，我全要了。"其他人不同意，就谁第一个赶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好像我们已经在他们眼皮底下消失了。二伯勃然大怒，抓起一

只空酒瓶砰地一声砸在艇上，叫道："吵什么吵，再吵我叫人把你们都掀到海里去喂鱼！"

顺着这个愤怒的声音，一道电筒的光亮照了过来，并停留在二伯的脸上，晃得他睁不开眼。捏着手电筒的人顿然笑了，并且笑得十分放肆，就连其他两条艇上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二伯也不吭声，弓着身复又操起一只空酒瓶，顺着那道亮光扔了过去。只听哎哟一声，也不知是否砸着人了，因为随后是一阵更为放肆的尖声讥讽，只听一个人在说："他妈的，一个坐在轮椅里的侏儒也想逞能！还声称要把我们掀到海里去喂鱼，我看应该先把他掀到海里去喂虾，而不是喂禾虫！"

我顺手操起搁在艇舷边的船桨，猛地劈了过去，自然是不够长，打在了水面上，溅起了一大团水花，渔艇也跟着晃了几晃。就在这时，龅牙手里的照相机，啪地一声闪了一下，把他们吓住了，不知我们有什么来头，居然还带着照相机。这时，卖我们禾虫的主人说话了，说我们只要他等下拉起的这一网，现在离天亮还有好长时间，以后起网的禾虫，等他起完网了，再来慢慢谈价钱。三艘快艇围住一个起网的人，那还不把价钱哄抬起来了，于是迅速离去，伺机再来。

追随而去的是我们免费赠送的能够抓起的任何一件物品，忙乱中龅牙差点儿把照相机也扔了出去，大伯喜欢随身携带的不锈钢的扁形军用酒瓶，让祖父扔了出去，他是在第二天整理那只又大又重的提包时才想起的。后来那起网的人告诉我们，那些人都是酒楼里的，隔不多久就要来一趟，每次都吵吵嚷嚷地要给压金，他不干。他说现在不是愁卖不出，而是不够卖，一千多斤还不够一家酒楼要的，你们走了，今天至少也得卖五十五元一斤。并说现在鱼贩比不过酒楼的人，他们财大气粗，把应该鱼贩得的利，全吞吃了，吃得连渣都不吐。

有了这偶然遭遇的不快，我们未等起网人把所有网都起出来，就打道回府了。诸位下的赌注自然无法兑现，着急的是必须赶回家，把曾祖母请出来，烧她拿手的瓦钵炖禾虫，大家都觉得还应该再喝些酒，要不就亏待了这么新鲜的禾虫。

这次我们一家伙买回了一百零五斤，也就是说那人一网就捞起了这么多，整整装了三只水桶，除了二伯带回珠海的很少一部分，真的够我们吃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吃得感觉到我们都快成了在盆里蛆一样蠕动的禾虫。奇怪的是，没人感到厌倦，同样的做法，同样的香味，天天如此，仍然还是一上桌就一扫而光，动作稍慢一点儿，连渣都没有。那些日子二伯干脆就扎下来不回珠海了，图的就是这一口，搞得我家像作战指挥部，电话响个不停，他也喂喂地叫个不停，吵得祖母恨不能把敲木鱼的小木棰敲他头上。据说真的敲了，而且还不止一次，并喝令他赶紧死回珠海去！

因为二伯的喧哗妨碍了她的诵经。

那天晚上，不，是第二天清晨，我和龅牙不仅头晕目眩，而且还头重脚轻，睏得直想上床眯一会儿。很无奈，让我那个看去有点儿垂死意味的二伯押着，非得把被大伯封杀的玩艺儿找出来，由他确定哪些可以使用，随后赶紧送给媒体制造舆论。

时间过去了那么许久，龅牙拍摄的录像，显然已经不可以作为新闻拿到电视台播放，即使境外的电视台也同样不太适合。至于电视台开设的社会广角之类栏目，虽有点儿靠谱，他却想不出以什么方式去大做文章，说村民集体抗法，这题目太大太严肃，不是塞点儿钱就能搞成的，电视台不会冒那风险。说祖父聚众闹事，带头抗法，可他至今仍然逍遥法外，又无法自圆其说。这是二伯在初看了录像后所感到的为难。

倒是龅牙丢弃在纸箱里的一大堆照片，令二伯眼睛噌噌的发亮，因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祖父倾情演出的剧照，无论是神采还是气势，都异常生动、异常传神。令他为难的是，以什么名目去发表，离题太远，发了也等于没发。我问他什么名目才靠谱。他用手挠挠脑袋，说我们为的就是保住土地，当然不能离开农民和土地这重关系。我说这好办，安一个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标题，不都全解决了。你看他做出的痛苦状，他听后大悦，嘿嘿地从嘴角流出了一线口水，很晶莹地悬了下来，在即将断线时，让他用衣袖揩去了。我随手挑了一张交与龅牙，要他赶紧去办，一定要明天见报。他打着哈欠问我以什么名目发。把我惹火了，训斥他说刚才不是说了，你打瞌睡了！他依然在打着未竟的哈欠，说没有，我是说是以社会新闻发，还是以艺术作品发。我说只要发在最显眼的位置，以什么名目都可以。说完补了一句，当然最好是艺术作品，这样既可进又可退。

在他从屋里取了钱准备出门时，我又拿起一张照片交与他，这就是后来引起轰动的那一张。当然，当时我也没意识到会有后来那样牛气，只是说拿去给编辑看看，多一张，多有一个选择。

这幅照片确实是龅牙的得意之作，用他的话说，假如能卖一万元，他还得至少亏损四十万元！也就是说他的所有投入，最后得到的就是这张被报社编辑认为极其难得的照片。而在此之前，他并没感觉到此照片有什么了不得，像他堆放在厅堂里的其他纸箱一样，要不是急需，有可能这辈子不再会去翻阅。在他用极其喜悦的声音告诉他父亲照片第二天一定见报时，大伯冷冷地说，照片下面不能署作者的真名，他不想让洪志伟一目了然地知道是自己在背后捣鬼。尽管不乐意，他毕竟还是出了名，只是那名出得有点儿窝囊，有点儿冒名顶替，开始时没人知道那个阿欢就是他。

二伯在美美地睡了一觉后，听说照片第二天一准见报，觉得在照片下面还应该加上几句话，以示诠释。他的意思是应该加上这样一些话，当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后，他们是不是都会像照片上的人那样痛苦，他们以后会开始怎样的生活，他果真从此就成了像所有都市人一样的城市居民吗，一个地方的农业文明是不是就此终结了，终结了是好还是不好？终结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主意不错，只是话说得太大，报社未必愿意采用，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是一大忌讳。提笔写了一句：失去的，才是最好的、最值得怀念的。也没交与他看就打电话通知了龅牙。从事后的反映看，我那诠释的效果出奇的好，甚至还透着一股震撼力，激起了人们压在心底的对土地的眷恋，至少我们村的村民看后就是这样陷于沉默的，一些老人看着看着还为此流下了眼泪。他们确实得流泪，因为那是一股集体感染，因为大伯买了一千多份报纸，做到了每户一张。

而那几天，村里还有着另一种热闹，正是这种扮神扮鬼的热闹，使因一张照片引发的事情变得越加有趣。正如大家知道的，村里人很热衷粤剧，大伯想赶在村庄消亡前，把如此的热衷以不可磨灭的形式保存下来，遂请来导演重排一直在村里长演不衰的传统剧目，拍成DV，以资纪念。村里的老人，几乎整天沉浸于排练现场，就连祖父这样离发烧友尚有一点儿距离的人，想于戏中谋取一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请导演吃龙虾，还叫我从家里给他拿去了一瓶路易十三，甚至对导演说我老大说了，只要你看上就行，他决没意见。搞得导演很不好意思说，龙虾是吃了你请的，酒也喝了路易十三，不过你还是不能上。你的块头太大了，往台上一站，气势会压过其他人。即使我说合适，人家演主角的也不干！然而疤面的合适就让他来气，却又无可奈何。在知道疤面的合适也只是苦于他的死死纠缠哄他高兴而已，到时并不会真让他手持长矛上台仅仅转那么一圈，心理才得到平衡。他认为如果疤面能登台偏自己不能，这个世界真他妈的没有公理！他自觉与疤面比，就是瞎子也能看出他要强出许多。

所以，大伯也忙于彩排，时常是在吹拉弹唱的喧闹声中，用盛气凌人的姿态向跑来请示汇报的人发布指示，搞得他人往下作传达，会带出他在发布指示时脱口而出的自称的道白朕，冲他人说朕是怎么说，搞得听的人不期然地吓一跳，甚至有人领了他的指示，一路飞快地跑去公司，大叫圣旨到！并一定要谁下跪接旨。当然，那只是大伯借了扮演的角色随口一说，他即使非要自比，也决不会自比领了大臣去煤山歪脖树上吊的倒霉蛋崇祯。至于以特殊的造型定格于舞台上接我递上去的电话，用他饰演的角色的口吻说话，龙颜大怒地随口带出朕赐你一条白绫，基本上属于很正常的情感流露。站在他旁边，以同样特殊的造型定格的人，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谁会觉得好笑，就连导演也觉得应该如此，因为他饰演的皇帝就是以如此的焦躁不安走完他最后的生命历程。

正忙于彩排的是村粤剧团的招牌戏《帝女花》，此剧有很高的票房收入，长演不衰，还是同样的演员，还是同样的唱腔，偏没人觉得生厌，照样被剧中人物的悲情命运所感动。最有意思的是，每次去邻村演出，赶去吃这顿免费晚餐的，也就是说黑压压地坐在场地上的人，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我们村的发烧友。他们总会追着剧团，或开车或骑了摩托呼啸而至，挤在人群中，或以比他人更充沛的劲头鼓掌叫好，或贼一样躲在幕后，瞧准空当儿冲上去帮助撤布景和布置布景。

大伯就是几乎每场都追赶而去的人，和那些躲在幕后相帮搞布景的人一样，会在大幕拉上的那一刻冲上去，手忙脚乱中就时常会和像他一样忙碌的人撞在一起，抬头一看，方知此人也赶来了，于是哈哈一笑。所不同的是，他比那些贼一样躲在幕后的人有凳好坐，无须站着观看，可以与形象很怪异的穿了戏服的人喝茶聊天，凑手了，趁人去上厕所，接过胡琴拉上一把，或接过槌子敲打一阵。要是高兴了，又赶巧了，随时可以换上戏服乔装上场。去年春节，就曾戴上一顶破草帽，粘上胡子，穿上破衣烂衫扮一要饭的老头，拿了一饭碗站在台下讨钱，让人一眼认出，收获颇丰，百元大票好几张，就连百元面额的美元都有两张，五百元的港钞还多过百元人民币。我们这儿有这样的习俗，比如说上演《锄美案》，当秦香莲领了孩子流落街头，秦香莲手中必有一饭碗，如果走到台沿，她把饭碗放于此处，在她站在舞台中央作大段演唱时，会有老头老太太以很悲伤的表情走上前去把钱放进碗里，以示他们的爱心，也可以说受剧情感染的情不自禁。至于那些把钱卷了往台上扔的，属于新潮青年，不是正宗的发烧友。

于此，不能不说说大伯母和高脚，他们属于志不同道不合，却偏偏以极其相同的方式站在台下跟着起哄的发烧友，每到关键时候，总会由他们自下而上地引发出一个个小高潮，甚至大高潮，比如买好鲜花或将花篮藏于车内，于适当的时候，支使身边相识或并不相识的人，把鲜花送上去；或支使他人，把从自己衣兜里掏出的钱，跑上前去放进饭碗里。如果不是要把曾经拥有的形象永远地记录下来，和大伯一样，他们早已不粉墨登场，只是时常会挤在排练场，抽个空当儿展示一下昔日的身段与唱腔。

应该并非只有我才知道，在同是发烧友的人中，对大伯要把昔日的舞台形象以不可磨灭的方式予以保存，最高兴的并不是作此决定的人，而是他的对手高脚。无论哪出戏，他都要占大伯的便宜，与大伯母在舞台上眉来眼去地扮演一对令人心仪的历经磨难终成眷属的恋人。要是

赶上他正在舞台上与大伯母相拥而泣，在发烧友的一片叫好声中，大伯的肚子能眼见着大起来，猛地一个喷嚏，就能把一条新的名牌皮带撑断。所以，高脚时常会在私下故意气他，说尔妻乃吾妻。若是年轻十岁，只怕大伯会冲高脚动武。就有一次，高脚喝多了，张牙舞爪地冲大伯说，不怕你总要赢我一着，你老婆照样娇滴滴地冲我叫官人，叫相公！大伯迎面一拳打过去，高脚身子向后一仰，连人带凳摔倒在地上。不是那一拳击中了部位，而是向后一仰，把后脑勺摔破了。愤怒至极的高脚，尚未爬起，横地伸出极具优势的长腿，把大伯绊得摔了一个狗吃屎，左胳膊撞在桌沿上。

在眼下正彩排的这出戏中，就大伯饰演的角色来说，且不说最后很不光彩地吊死在歪脖树上，仅凭高脚饰演的世显，大伯母饰演的长平公主，就足够大伯每当排练到上吊那一幕，于临死前总要用乜斜的眼角盯着站于台侧的高脚，老也咽不下那口气，虽然嘴里说的是戏中的道白，却让他说得意味深长，并且另有所指："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在说到最后那个臣字时，会拖出一个尾音很长的啊字，尽管与剧本不合，导演也知道大伯为何会作这样的处理，却连声叫好，夸赞说表现得太出神入化了！

招惹得高脚跳脚大骂："老淮山，我丢你老母，朕非亡村之君，莫非臣乃亡村之臣！是你叫我在政府拟定的公函上签字的，搞得我把好端端的英烈一回的机会都错过了！"

高脚如此的叫嚣，正是大伯所要达到的效果，仿佛舞台上的过招儿，一剑刺在了心窝："我叫你去吃屎，你怎么不吃！"

呛得高脚直翻白眼儿。这正是他最忌讳的，也是他最窝心的。所以，他就只剩下翻白眼儿的份儿，因为大伯那一剑分毫不差地刺在了他的心窝，恰如舞台上的做作，是他很机巧地用胳肢窝夹住刺来的长剑，并以很悲壮的方式表示正好刺在心窝，随后向后一仰轰然倒下。于是，一剑刺中的，实际上是高脚的自觉自愿，用大伯的话说："这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你自己长了一个猪脑壳！"

尽管高脚在一旁喊打喊杀，可侧转头去，脸上却是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喜悦，因为不管大伯怎样冲他作如何刻骨的咒骂，他依然要与大伯母在台上眉来眼去，表现一段人世间最悲切的恋情。

眼下正张罗着拍摄的《帝女花》，在大伯母正式告别舞台前，她从来都是饰演长平公主，倒是大伯和高脚的角色，时有交换，一般来说，大伯饰演崇祯皇帝要多过饰演世显，也就是说饰演大伯母的父亲要多过饰演她的恋人。不是说大伯不适合饰演戏剧中恋人，而是生活中的真实夫妻不适合，戏迷会觉得很别扭，对台上的眉来眼去、含情脉脉、悲悲切切，感

觉上没有不是夫妻的来得过瘾，擦不出大家所希望看到的火花。这兴许就是许多名角老也不结婚的原因，依然单身就老有一种别样的情怀让发烧友为之着迷，为之神魂颠倒。

于是，到请导演来拍摄DV，尽管请来的导演也知道大伯与高脚的关系，也清楚大伯母与高脚过去的那一段不为现在青年人知道的秘密，更明白高脚心里究竟在打什么鬼主意，而这打的鬼主意最后还是要以不可磨灭的形象保存下来，导演还是执意要高脚饰演他极其希望饰演的世显，换句话说是饰演让大伯看得眼睛滴血的妻子的情人。用大伯有些粗野的话说，我丢你老母，我的老婆被别人用了！虽说此话冲导演说得咬牙切齿，他却并不敢动用一哥的权力予以否决，因为粤剧就是这样。

于是，大伯只好饰演在煤山歪脖树上吊死的崇祯，用导演比较文饰的话说，大伯比较胖，饰演崇祯比较合适。当然，这是在必须由大伯饰演一个他曾经饰演过的人物时，二者的取舍，以胖而扮嫩，实在不方便化装，长平公主怎么可能爱上一个大腹便便的人物。这就便宜了高脚，年轻时即使挨了一竹篙都未曾如愿的事情，临老了，形象丑陋了，却仍然可以像年轻时那样在舞台上以别样的形象，或者说别样的情怀，甚至是以不可磨灭的形象在舞台上再次重现，有可能世世代代地永远重现下去！

天哪，他可以说是愿望终于达成了，不仅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眉来眼去，缠绵悱恻，而且还可以十分悲壮地在洞房花烛之夜，以中国人极其钟情的方式，双双在樟树下，饮药殉国，让发烧友也跟着一块落泪，一块泣不成声。

其实，大伯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压根儿就看不上高脚，其中的原因当然不能排除他是大伯手下的败将，更主要的是高脚并不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人，一遇到什么事情，很喜欢把责任推诿到女方，反让吃了亏的女人有苦难言。在村里流传的许多有关他的故事，都牵扯出了他此类的不良品德。

仅举一例来说。村里早些年改嫁到澳洲去的翠芳，就吃了他的亏，否则不会嫁与一个比自己大二十来岁的老头。翠芳的男人是一九七七年大兴逃港风时，在出逃中让海水淹死的，是我们村被淹死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他是腿抽筋，恰好香港的巡逻艇冲他开来了，吓得直翻白眼儿，让一个浪头给卷走了；另一个是在深圳水库的涵洞里淹死的。这两人都是村里的游泳高手，公社每年一次的龙舟赛，他们均是大队龙舟队的主力选手。由于村里一半的壮劳动力逃港了，那年打台风，就连女人也得上堤围。那时高脚是副大队长兼民兵营长，大伯是大队副支书，他们各自负责一段堤围。由于又恰逢大潮，其台风就打得格外地惊心动魄，几乎是只能眼看着翻卷而来的浪头把种在岸边的香蕉树像稻草一样卷走，

而基本上没有更好的办法。

当一柱手电筒的亮光照在于泥地里打滚的高脚和翠芳身上，高脚说翠芳要逃跑，他先是阻止，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最后迫于无奈才去追赶，这才从堤围上一直追到荔枝树下，并不能算作擅离职守。至于没穿衣服，从泥地里站起时那个东西还很坚挺，他解释那是因为看到翠芳不由分说地先把衣服除了，念她好久没尝到男人的滋味，觉得只要把她搞舒服了，她就会跟自己回去坚守堤围。那回是大伯用手电筒照在他身上，念他有可能因此而受行政撤职处分，故而叮嘱随同的民兵不要外传。结果还是传出去了，是随同的民兵看不过眼，或者说心里泛醋酸，弄得高脚后来连连向大伯磕头，是那种弓起手指在桌面示意的磕头，要他去公社否认确有其事，所传只是村里好事者的口头文学。

不过，毕竟是老了，即使不惜血本作不可磨灭的记录，运用现代的化妆术，所记录的也只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形象，甚至是不堪入目的形象，远没有他们过去的形象光彩照人，用高脚的话说："荷尔蒙少了，唱起来没有过去的那股激情了，想落泪也只有靠强挤了，眼神也不如过去那样犀利了！"

当第二天的上午，祖父在报纸极显眼的位置，看到一张套色的以"失去土地的农民"为题的照片，上面那个人物确实就是自己时，脸色骤变，好像在指认犯人，用手指戳着报纸，大叫："这不是我吗！我的天啊，我怎么无缘无故地跑到报纸上去了！"

报纸是龅牙开着车特意从公司送回家的，这当然有炫耀的成分，却没料到老人会一瞧之下就吓住了，或者说让自己不同寻常的形象给镇住了。这让龅牙有所失望，原本还想好好讲解一下自己拍摄的妙处，并作出很乐观的预想，这将是村里百年内最伟大的摄影作品，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他嘟囔着说："谁叫你多嘴多舌，好端端地把那么大的一块菜地给葬送了！"

老人有点儿不明白，怎么把屎盆子全扣自己头上了，那块菜地没了，如何可以全归罪于自己！还成了失去土地的农民，村里其他人呢，他们就不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多那么一句嘴，至于要把人弄成这样！他知道这是他老大和老二干的好事，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他不是完全不知道，只是不太敢往自己身上想，害怕细想下去，那罪名就真的让自己兜住了。一怒之下，把报纸撕成了几片，丢在脚下用脚跺，把在街边行走的路人惊呆了，不知他为何要发那么大的火，却又不便插嘴过问，匆匆而去。

龅牙是在家门口给他报纸的，那会儿他正要去影剧院看彩排，手里还拿着一大瓶矿泉水。由于祖父折腾出的动静太大，把在厅堂坐着的两

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吓坏了，跑出来见是他在冲龅牙动怒，什么也没说就又回去了，就知道如若在中间横插一杠，他会越加来劲。龅牙对他说："你怕什么，不就一张照片吗！又不是罪证，干嘛发那么大的火。"折回身去从车里取出一张递给他，并告诉他车里还有二十多份，够他撕一阵子的。

老人先是不接，好像那报纸带电，往后略略退了一步，在乜斜着眼睛盯了报纸一眼后，接过一瞧，勃然大怒，指着龅牙大骂。意思是龅牙把他丑化了，他蹲在地上的模样，看去好像吃了天大的亏，除了愁苦着脸，还打着赤膊，身上满是污渍，那裤头还是湿淋淋的。如此不雅的形象，你拍了也就拍了，怎么还拿去报纸上发表，放在那么一目了然的位置，这不是出你祖宗的丑吗！那次让消防车喷出的水扫得满地乱滚，其之狼狈是他不愿意向他人提及的，让人打败了，想捞回一点儿面子都不知道找谁，更何况将他的狼狈状登在报纸上，满世界地招摇。

当他终于明白专挑这个时候发表这张照片，并不是为了演绎他的倾情演出，而是专门用来对付洪志伟时，他吓住了，一把揪住龅牙的衣领，像逮住了一个小偷，吓得龅牙嗷嗷乱叫，并大声疾呼，要屋里的两位老人出来拯救。在祖母重又跑出来，把他从那只魔爪下解救出来后，他便蛤蟆一样一蹦一跳地跑了。站在街对角，翕动着嘴巴，在嘀嘀咕咕地诅咒，看老人并无直接追来的意思，还大胆地用手指指戳戳的，作毫无意义的抗义与示威。

我是事后才知道有这一出的，龅牙说他本想邀功请赏，报纸一到手就直奔家而去，让照片中的模特也高兴高兴。没想结果把那模特吓得要把自己扭送去派出所，以洗刷刊登于报纸上的不白之冤，表白自己并非刻意要与政府过不去，而是其中另有人在借题发挥，蹲在地上用手撑着脑袋作痛苦状，那全是无意之举，并不知道有人会抓拍。这让我很纳闷儿，他不就是一直追求这种极具爆炸威力的效果吗，狼来了，怎么扭头就跑了呢！我知道这其中有夸大的部分，即使只有一半的真实，也是不可理喻的。

龅牙在向我说此话时，我和他父亲正在欣赏承办商送来再次审阅的，按比例缩小的用青铜制作的永欣大方鼎。那当然是一个极精美的制作，龅牙一眼瞥见就以他自封的摄影新秀的派头，很夸张地哇地叫了一声，随之蹲在地上，作细细的端详。由于是放在茶几上，他的形象就有点儿像顽童在抚爱心爱的玩具。当他父亲指着方鼎，以一脸的严肃望着他说："我死了以后，这只缩小的永欣大方鼎，就作为我的陪葬，和我的骨灰放在一起，或者干脆把我的骨灰放在鼎里面！我就是死了，也要永远陪着它！鼎在，我所在，我亡，鼎随之我去！"惊得龅牙身子猛地向后一仰，

随即坐在了地上，瞪大了眼睛盯着父亲。

我站在一边，心里也感到了一阵阵的紧缩，暗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妙的彩头，正如现在能看到的古鼎，均是一段历史与一个政权的消亡之物，可以这么说，打铸下鼎的那天开始，也就预示着一个亘古不变的消亡！而大伯，就果真像要消亡之人，满脸悲凄地仰面靠在沙发上，呼呼地扯着长气。

中午回家吃饭，寻了一个机会，我很小心地问祖父上午和龅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耸动着如飞檐一般的眉毛说："太可怕了，把我冠之以失去土地的农民。你看看那标题，你再看看那照片，搁在那么显著的位置，抓一个现行，再定一个现行，那是一点儿都不过分的！即使往低里说，我也成了老竹篦那样的人物，他不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吗！"

他很恐慌的神态把我逗乐了，确切地说是他闪亮的光头把我逗乐了，那上面全是汗珠子，好像一只刚用水冲洗的苹果，鲜艳欲滴。我说："你什么时候真正拥有过土地？土改那会儿，你确实得到过土地证，地还没种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才两年多工夫，怎么得来的，怎么还回去了。那土地是你的吗？真正是你的，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就是不交。行吗？最终还是不行吧！它什么时候属于过你？你害怕什么？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存在拥有，如何存在失去！"却忘了闪耀在他头上的光环，失去土地的农民，正是我给予的命名，而在作如此的命名时，压根儿就没想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让我猛地吓了一大跳。

当然，我那仅仅只是脱口而出的一句宽解他内心紧张的话，并没往深处细想，说过之后细细一琢磨，发现却也不无道理。事后才发现，原来这句话的版权应该属于大伯，是他在儿时用我这同样的口吻对他祖父说过，令他祖父顿然无言以对，几十年后，还问我，没有了又叫什么？对我回答说没有了就是不存在了，大为不满，用手指着我说："你呀，还得好好在世上混混，到时你就知道了，事情并非你想的那样简单！"而他也忘却了自己曾经拥有如此之好的版权，有与没有的区别都分别不清了。

而那会儿，祖父被我噎住了，激愤的劲头全没了，梗直了脖子，歪侧着头，怔怔地望着屋顶，半天说不出话来。待回过神来，突然仰头大笑，随后将我一把推开，夺门而出，一路疾走跑去公司，一把推开大伯的房门，大叫："你以为你得计，我告诉你，别高兴得太早了，谁也不会把你当回事！什么失去土地的农民，丢你老母，不存在拥有，如何存在失去！"

弄得大伯用很惊愕的眼神盯着他，顿然找不着北了，在终于找着了，用手指着他说："你再说一遍！"他后来告诉我，他说这话时瞪大了眼睛，从祖父浑圆的脑袋上，似乎看到了曾祖父的面容，很悠远地想起了自己儿时以这同样的嗓门，对曾祖父说过的话，没想到时隔几十年，老子反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